

後漢書集解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後漢書七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睢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

張閭里

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

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六十口

五千九百五十八漢極盛矣

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

行後聞

先行刑而後聞奏也

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

撓屈也前書南都尉而郅都為

守始前數都尉步人府因吏調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

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驥集

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

指同官相陵誤

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誅殺

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

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

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

故乃積骸滿野漂血十

者亦何可勝言

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

故乃積骸滿野漂血十

里安葬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實至修理長
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
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
豪猾論報流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為中尉窮案姦猾盡靡
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
音義云言其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
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
南號曰屠伯言若若其搗挫彊執昌曰案作搗為是搗挫也言挫
屠人之殺六畜也昌曰案作搗為是搗挫也言挫
持其罪以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濟南順氏
挫彊執也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都為濟南守至則誅
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
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
奏廣漢推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集
解先謙曰官本疏作疏引劉放自中興已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
曰注疏庭下案本傳疏當作疏自中興已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
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姪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婿至使陽
球礫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集解何焯曰以黨錮宦者二傳
正且未葬但可若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
言壞不得言割

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

相到官曰大姓公孫丹集解惠棟曰陳留書舊傳作舟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

卜工曰爲當有死者集解惠棟曰陳留書舊傳云舟丹乃令其子

殺道行人置屍舍內已塞其咎宣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

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曰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

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青州曰

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

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

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驃騎特原宣刑且令

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曰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

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曰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

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曰宣爲江

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曰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

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卽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

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曰殺人

惠棟曰續漢書云甯平公主乳母子白晝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曰奴驂

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曰刀晝地大言數主之失

集解曰續漢書云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

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

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曰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卽已

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

頓之

集解惠棟曰說文云頓下首也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上令小黃門持之曰衆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曰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賊亡匿死

頻衆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

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

同因敕彊項令出

謝承書曰敕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

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集解惠棟曰李子田云彊項二字出素問岐伯曰諸頸項彊皆屬溼周亮工云彊去聲賜錢三

十萬宣悉召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

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

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

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

乘

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與一乘也

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曰宣嘗爲二

千石賜艾綬葬曰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後官至齊相

諸本此下有說蔡茂

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

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徵時嘗曰事拘於新野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云坐文書事見狗

曄爲市吏餽餌一笥

蒼頡篇曰餽饋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

帝德之不忘

仍賜膳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筇餌得都尉何如膳頓首

辭謝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膳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

及至郡誅討大

姓馬適匡等

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

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

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理

集解先謙曰官本下理字作術是

視事十餘年

坐法左轉軹長

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注河南應作河內刊寫之誤先謙

日軹今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五里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膳為天水太守政嚴

猛好申韓法

申不害韓非之法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膳之官與故太守喪會於隴亭堂吏移喪避膳膳讓於正

堂關西

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

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曰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

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勤力

寧見乳虎穴

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

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著所以班超云不

探虎穴安得虎子

不入冀府寺

冀天水縣也集解惠棟曰府一作城

大笑期必死忿

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雖在天水時政能已爲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

也經明教授厯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

數從征伐光武卽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

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集解

日所在爲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劒被羽衣緝鳥羽以爲衣也前

書樂大爲五利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譙飲有頃手劒斬綱伏

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

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

海安巨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

而據營陵城

營陵縣屬北海郡

章聞卽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

集解

劉攽曰案文

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

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

吏當作史

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章按劒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

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
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曰狀上帝
悉曰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曰章有功但司寇論月
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
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曰長不肖使牧黎
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
吏人大震遷博平令

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

收考姦賊無出獄者曰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

條教

辭案猶今案牘也

爲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

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

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曰自給

案解劉攽曰案塹非

築所成當作塹築爲垣牆塹爲坑塹也先謙曰官本考證引楊慎

丹鉛續錄云攽本南人不知土塹也字林磚未燒曰塹埤蒼刑土

爲方曰塹今之土塹以木爲模實土其中非築而何錢大昕云說

文塹領通也洪氏隸續有永初官塹文云眉州人掘武陽故城時

或得之傳云築塹者以塹築

肅宗聞而憐之復曰爲郎再遷召陵

城垣也劉貢父破爲塹非是

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

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爲廷掾也

乃晨取死人斷

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悉猶知也

門者對唯有廷

掾耳又問鈴下

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

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

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

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曰對

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

吏望風旨爭曰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寶

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

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曰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尙書譴

問遣劍戟士集解通鑑胡注劍戟士左右都候掌之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貫

也音市夜反集解通鑑胡注貫之爲是則收之爲非王補曰章帝

斥寶惠何異指鹿爲馬而不能加罪病之懲篤意在振主威張國

典既貫出詔獄旋奏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參

免寶氏所以橫也也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爲御史中丞和帝卽位太傅鄧

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

典司京輦集解惠棟曰案胡廣漢官解詁云免歸田里後寶氏貴

輟下喻在輦較之下京兆之中故曰京輦傳僊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

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仆踣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

自守曰待其禍然篤等曰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

年復徵爲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尙在朝新疾之乃

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教行父事君

也之辭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

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

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

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懲革

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爲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

也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

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

坐左轉騎都尉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永元五年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

刻深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夏多蚊

實無轉備居近學宮集解周壽昌曰案宮字宜正作官本書前已屢見數見諸生修庠序

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

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

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

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

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也悖亂百姓侵冤及昌到

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

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

走它境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諡作機道

善鈔七十六引謝承書云未至郡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

時蜀有童謠曰兩日出天兵戰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

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

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集解先謙曰官本賊作盜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

曰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

黑子者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

二千石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

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敕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

再遷潁川太守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二又字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

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武清縣東南四

里十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

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集解惠棟曰春秋崇尚復

舊漢時不禁報怨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

處斷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曰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舉

之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集解江文臺曰御覽二百四十五續漢書云球為幽州從

事部分邊塞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

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還平原相出教

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齊桓釋管仲射

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曰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

而可懷宿昔哉今一獨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

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顗集解

日考異云案顗光初元年為太尉未嘗為司空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皆罷免之球坐嚴

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曰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

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

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曰勸學者臣聞傳曰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翹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

微蔑集解錢大昕曰微蔑猶言微末也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

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入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郎中

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

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是已

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已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已宣明聖化集解惠棟曰漢法名臣有德誼者圖形東觀也願罷鴻都之選已消

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

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

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

登袁赦封舅舅音吐蓋反集解通鑑胡注姓諸封夏封父之後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

朱禹齊盛等

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禹改瑀

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

滅族太尉段熲詔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頌等送洛陽獄

集解惠棟曰案楊彪傳王甫之姦彪發之也

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

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曰楚毒假借老父

集解王補

曰通鑑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

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蓋從袁紀較本書爲完足

罪惡無狀也

若汝

死不滅責

集解惠棟曰死有餘責故云不滅責

乃欲求假借耶

集解先謙

曰官本求作球王補曰此句

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

通鑑乃欲下多論先後三字

反汝主乎集解錢大昕曰案陽球誅王甫輩雖快人意然球本中

萌所云事吾父子如奴殆非誣也傳曰

無取者可以戮人闕本事上有奉字今日因吾行自及也球使

已大室萌口

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作土是

筆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頌亦自殺

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

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曰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

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膝

不敢陳設

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緘緘也

京師畏震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權門惶怖莫不雀

目鼠步而

京師肅然汪文臺曰文選魏都賦注謝承書云陽球爲司隸校尉虎視帝宇

時順帝虞貴人葬百

官會喪還

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下也

曹節見硃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

楚辭九章云孤子唫而投淚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

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曰九江

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曰騁毒虐帝

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

集解通鑑胡注諸陵皆在司部故司隸出謁陵

節敕尚書令

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

橫蒙鷹犬之任

集解通鑑胡注謂司隸主捕噬姦非猶鷹犬也

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

落狐狸

集解王補曰袁紀作狐狸小醜

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鳴

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邵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邵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己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卽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陳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

目罪名也

夏月腐爛則已繩連其骨周

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

可勝數郡中惴恐

惴懼也音之端反

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

於洛陽獄

集解洪亮吉曰案酷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自邳都以下俱莫能及惟吉殊無可取本王甫贊子宜附甫

傳末不足刷
此六人後也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

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厚大也

至於畫

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紫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

象其贖處而畫之犯宮者雜屏

犯刺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

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

叔世儉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

代也儉苟且也本

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德

義不足已相洽化導不能已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

深之吏已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

者蓋有聞也皆已敢悍精緻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赫與夫

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

尚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斯倚孔安國注云斷斷倚然專一之臣也

故嚴君蚩黃霸之術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

年鳳凰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

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

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

日此蝗豈鳳凰食邪

後漢書七十七

十

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曰咎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為行未嘗咎辱人

袁安未嘗鞠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也而猶惡自禁人

不欺犯何者曰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群法也音類亦反仁信道孚

故感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苟免者威隙則

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問之曰古之遺愛也由一邦曰言天下則

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集解惠棟曰漢謂太守為諸侯故云一邦言即一邦之治而推之治天下之大其刑

獄繁措之故可以類求矣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集解惠棟曰老子道德

經云失道而後德又云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

情則哀矜而勿喜也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末暴雖

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

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勝

暴爲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尙爲略也案解
劉攽曰注夫爲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終

後漢書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七按補

酷吏列傳故乃積骸滿笄注乃部戶曹掾吏柳從辰曰注掾吏據前書吏乃史之譌

若其揣挫彊執集解周壽昌曰案作揣為是揣挫也言控持其罪

以挫彊執也案周謂揣挫不必改字是也然訓揣為挫持與挫義不相聯屬據說文揣本一訓捶之捶者擊也者

子曰揣而銳之梁簡文說揣為治擊揣挫猶云擊挫耳

樊仲華傳寧見乳虎穴注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今案下作穴上作見又覺文義

不應見或覓之譌不入冀府寺注冀天水縣也地詳安紀及盧芳傳錢大昭曰冀為太守治所

故止言冀

李章傳拜陽平令注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今東昌府莘縣

治

而據營陵城注營陵縣屬北海郡官本注末有也字

周紆傳無不僵仆注仆路也仆字原譌似什已正官本不誤

黃昌傳會稽餘姚人也注餘姚今越州縣也

今紹興府餘姚縣治

陽球傳遷平原相

柳從辰曰袁紀作甘陵相

蟬蛻滓濁注蛻蟬蛇所解皮也

官本注蛇誤蛻

奏收甫

柳從辰曰袁紀載球奏云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

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

錢大昭曰甫子當作甫養子曹節傳亦但作王甫傳作王甫養子曹節傳亦但作王甫

子宦官之子自皆養子不言可喻也

古者敦龐

官本文注龐皆作龐柳從辰曰左傳民生敦龐龐从厂

為義隸寫紛亂龐或作龐龐亦作龐字書以其承用已久因而傳會之於龐龐各為音訓又謂可以相通本不足據也經典龐

不能通龐杜注訓敦龐為厚大自巖作龐為是

至於畫衣冠異服色注犯宮者雜屏

注屏原譌屏已正官本不誤

與夫斷斷守道之吏注如有一个臣

官本注个作介案个本一讀為介

比郡為守

官本郡作部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集解何焯曰董賢負乘莽得竊柄故西京侯幸關係存亡東都則黃巾蟻聚羣雄龍戰皆

由宦者流毒廢班馬倭幸前例獨著宦者庶乎識變

後漢書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睦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

官亦備其數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天文

閹者守中

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

宮每門

寺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

考證曰句下依宋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

本添注十八字

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惠棟曰

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

政宮令誠出入開閉之屬也集解何焯曰月令召不韋作故鄭詩注云於周則為內宰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尚無禮字

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

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已其體非全氣集解王補曰文選注

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已役

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

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偃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曰難告遂殺呂卻

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曰義違我曰禮與處不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我死之後爵之於朝也集解何焯曰勃

也惠棟曰李善云史記曰勃鞞為履貂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

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已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

如可使也善庸謂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

與寺人貂因內寵已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

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

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

亨伊
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已參其選皆銀

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呂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

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

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

日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

事多曰宦人主之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至於至元

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

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門其後弘恭石顯曰佞險自進卒有蕭周

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

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集解劉放曰

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案自前漢宦

官卽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宦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

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

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

禁中終除大慙

慙惡也音大對反謂誅實憲也

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

宮卿

謂爲大長秋也

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已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

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曰金璫右貂兼領卿

署之職鄧后已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

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

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闥也

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

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集解惠棟曰解見朱穆傳

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闥

房闥之任也

永巷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閹謂之闥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

參建桓之策續曰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

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

謂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也集解惠棟曰忠公謂丁黨徐

行郭耽李巡輩皆屏處里巷也註謫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

族父族母族妻族也

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

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故也集解惠棟

曰白虎通云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史記有五宗世家先諫曰官本注無故字是

漢之綱紀大亂矣若

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燕長劍兮玉珥楊雄法言曰

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

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曰十

數封諸侯各曰其方色土直曰白茅而分銅虎符也集解何焯曰

就國此南面臣人之證也下云子弟就國此南面臣人之證也下云子弟

支附過半於州國乃指中官子弟耳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

之布列史記

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紃霧縠之積盈

何珍藏

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

充備綺室

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嬙御馬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嬙

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狗馬飾雕文土木被

緹繡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皆剗割萌黎集解錢大昕競恣奢

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

曰自銜達

前書曰史遷黜胥曰刑章昭曰古者腐刑必黑合之

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可單書

單盡也集解先詳

所曰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寇盜劇賊錄間隙而起也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

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

鈞黨謂李唐杜密等

凡稱善士莫

不離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器怨協羣英之執力

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見賣武傳

而曰凝留不斷

集解先謙曰官本凝作疑是

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翼行芟夷無餘然曰暴易亂亦何云及

史記曰曰暴易亂令不知其非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謂立桓帝

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龜鼎謂守龜實鼎也龜鼎國之守器曰諭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集解惠

棟曰古者滅國則徙其龜鼎謂守龜實鼎也

所謂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信乎其然矣

此謂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也

鄭眾字季產南陽犇人也為人謹敏有心機

集解通鑑胡注心機謂心事也今人謂人

傳中有城府者爲有心事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卽位拜小黃門遷中常

侍和帝初加位鈎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

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

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曰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

多受少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與子尾邑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眾

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爲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鄴音七交反說文曰

南郡棘陽縣有鄴鄉集解洪亮吉曰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

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

眾曾孫石警爲關內侯集解王補曰案劉知幾史通元嘉元年詔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曹壽延篤作順帝

功臣孫程郭舉及眾眾蔡倫等傳今鄭蔡與孫均列宦者唯郭顯不收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曰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

及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

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

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

編已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集解惠棟曰王隱晉書云王隱

匡事載稍放數重者名幅紙張揖古今字詁云紙今帛也崔龜圖

云紙字從系蔡倫作紙從巾又云倫到搗故布網抄作紙字從巾

義是其聲雖同系巾則殊不得言古紙爲今帛案此則漢書舊本

紙作帛也洪頤煊曰賈逵傳建初元年書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李注竹簡及紙也說文紙絮也服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迺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已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曰也集解洪亮吉日案注引湘州記未陽縣北有

北黃門蔡倫宅則倫桂陽耒陽人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云耒陽縣

縣一百許步蔡倫宅其曰具有其傍有池卽名蔡子池元初元年

倫始已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

鄧太后已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

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邑

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已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

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良姓左傳鄭大夫良霄鄭穆公之子子良之後詣東觀

各警校漢家法

集解劉攽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

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令倫

為警洪頤煊曰據劉珍傳及安帝紀事在永初中非元初時

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詆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

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迺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

國除集解洪亮吉日案此則倫死在安帝初年盛宏之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

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

飾集解惠棟曰案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國後漢屬涿郡案劉知幾

史通云崔寶曹壽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

及鄭眾蔡倫等傳又案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陰首列延篤叔

堅名則知篤等黨於宦者故在東觀肆行曲筆范史於篤實諸傳不舉其失豈為之諱耶安帝時為中黃門給

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閭與帝乳母王

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惺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

煇校本德
當作翼

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閭雍鄉

侯又小黃門江京已讒詔進初迎帝於邸已功封都鄉侯食邑各

三百戶閭京竝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

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又帝舅

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

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

迺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

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

興姓渠名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其下有

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丞巷長祠祀長而無謁者長竊意長興姓

惠棟曰案傳云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不得如胡說也

王已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

京閭顯事迺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

集解通鑑胡注太子府史掌東宮府藏

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

王國竝附同於程

集解通鑑胡注附同者既相黨附又與之同謀

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

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

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京等諸誣太子廢為濟陰王居西鍾下故康等聚謀

於此先謙曰

官本鍾作鐘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

集解通鑑胡注

崇德殿在南宮水經注云魏文帝於漢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

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

及李順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集解先謙曰順字誤官本作閏

程與王康共就斬京

安達召李閏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

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

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召下從輩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

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

集解通鑑胡注顯蓋在北宮

憂迫不知所為小

黃門樊登勸顯發兵召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

崇屯朔平門

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朔平門北宮北門也案袁宏紀云平朔門

召禦程等誘詩入

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閔者五千戶

侯顯曰詩所將眾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

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集解通鑑胡注外府衛尉府也收兵至盛

德門程傳召諸尙書集解通鑑胡注傳召傳詔召之也使收景尙書郭鎮時卧病

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集解通鑑

胡注呼九故反無干兵鎮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

引劍擊景墮車左右曰戟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卽夜死旦日

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

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與故車

騎將軍閭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

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

李元楊佗佗音駝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衆庸又分與光曰曰爲信

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為尙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
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
門已閉光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迎濟陰王幸南宮雲
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
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
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
侯邑千戶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苗姓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
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東觀記云程於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
見詐謂國天子與我賁庸與若賁者早成之乃與國等共謀立帝
又注詣黃門令自告通鑑胡注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故詣之自
告

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已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
讐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

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鄢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

為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集解洪亮吉日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惟北海郡有之然東平昌非西平昌也

又案西平昌縣屬平原郡集解洪亮吉日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惟北海郡有之然東平昌非西平昌也先謙曰官本注無諸字是孟叔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

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集解惠棟曰廣宗屬鉅鹿張賢為祝

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

爲襄信侯楊佺爲山都侯

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集解錢大昕陳曰案郡國志襄信屬汝南不屬南陽

予爲下雋侯

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克反

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

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

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

集解汪文臺曰廣韻三十餘引續漢書云十九人帝各賜金鉶指環

李閔曰

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

國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視阿侯張賢

爲司隸校尉虞詡呵叱左右誘誦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

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爲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宜城侯因悉遣十九侯就國

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旣到國怨恨恚懟

懟怨也音直季反

封還印綬符

策亡歸京師

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瓦爲印封還印綬

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

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

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卽拜奉車

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

集解先謙曰官本郎上增中字引劉放曰案文少一中字先謙案既

引劉說中

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

字疑誤增

乘輿幸北部尉傳

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曰

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

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

著乎令

集解王補曰著濫冒之始

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

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

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

集解通鑑

考異云案梁冀傳誣罔騰孟者乃張達等非黃龍等也

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

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惟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

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

集解通鑑胡注來歷傳傳中傳也

長秋長趙熹丞夏

賀藥長夏珍

集解通鑑胡注長秋長蓋即大長秋中官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

皆已無過獲罪建

等坐徙朔方及帝卽位竝擢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

封東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順帝紀曰建卒後追封爲汝陰東鄉侯也三百戶賀清儉退厚

謙退而厚重也集解通鑑胡注退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厚者不與脩華爭進趣競浮薄也

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

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勳士類集解先謙曰官本動作加案交勳交加文皆疑有誤昔衛鞅因

景監已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目爲名也商君竟爲秦

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

爲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安

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已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

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卽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

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集解惠棟曰案州輔碑建和元年七月已巳詔冊曰蓋聞春秋之義采豪毛之善大

漢典制有恩澤之封輔歷世守省恪恭位著建立之際處乎左右
常伯之職同協意曰亮天工往者鄭眾蔡倫行事科比其封輔
為葉吉成侯孫極云州姓左傳有晉大夫州綽已定策功皆封亭
洪頤煊曰葉吉成者南陽葉縣之吉成亭也

侯騰為費亭侯案解惠棟曰案曹騰碑陰建和元年七月廿二日

案續漢志注曰為湖陸費亭鄒元云騰封鄒縣之費亭也洪亮吉

日案水經注引騰墓碑題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

君之碑則騰亦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

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

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集解杭世駿曰案日知錄云蔡

堂谿姓也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衛尉卒何焯校

本云趙字衍王鳴盛曰據三國志魏武紀校衍趙字惠棟曰續漢

書亦衍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間搜

得其書上奏太守并曰劾騰請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

之過遂寢焉奏騰不為纖介常稱暠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集解王

見或魏代人潤飾也記元文魏人潤飾也騰卒養子嵩嗣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嵩字巨高种嵩後為

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迺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

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表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迺

與少子疾避亂琅邪集解官本考證曰魏志嵩少子德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集解惠棟曰孫

時具丙左倌河南平陰人倌音工與反又音綰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

璜瑗為中常侍倌衡為小黃門史集解通鑑胡注小黃門之掌書者也初梁冀兩妹

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

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恆懷不平恐

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

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集解惠棟曰漢晉春秋云帝獨呼衡至北戶如廁也胡注左右謂宦官

也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

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迺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

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

內公卿已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

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

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

中音丁仲反

帝曰姦臣脅國

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

血爲盟於是詔收翼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

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

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

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疾病

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

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

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

集解劉放曰案超贈將軍爾不

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

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

言驕

貴無偶也集解通鑑胡注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案風俗通云左旋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其信周甚於圓轉也

徐卧

虎唐兩幢

兩幢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爲兩

云兩墮者謂其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皆競起弟宅

集解惠棟曰東漢會要引此下注官本弟作第

伎巧金銀蜀眊施於犬馬

眊音如志反

多取良人美女曰爲姬妾

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

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竝曰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

郡辜較百姓

集解惠棟曰司馬貞音姑角二音

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

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信弟敏爲陳留太守瑗

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

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鬲女

集解錢大昕曰此與蘇不韋傳之李鬲同時又同姓名

不能得

及到縣遂將吏卒至鬲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

縣屬東海

集解錢大昕曰案郡國志下邳國十七城其一日下邳故屬東海凡縣名先書者為郡所治則下邳縣乃王都

所在矣下邳王衍以永平十五年封傳國三世至建安十一年國

除超傳載徐宣為下邳令黃浮為東海相則桓帝延熹中也豈其

時下邳王已徙都它邑

而召縣仍屬東海乎

汝南黃浮為東海相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浮字隱公陽

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會為墟里所差至當路亭於是感激學書

慨然長歎曰黃浮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歲餘補尚書

令史奉公憂民曰功除昌慮長淮陽令同歲子為市掾犯罪當死

一郡盡為之請浮曰周公誅二子石碯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

能救也遂竟治之治有告言宣者浮迺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

政清明號曰神君

掾史曰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已瞑目

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曰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

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

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

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演爲司隸校尉

曰次誅鉅

京師整清因奏愆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

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愆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竝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已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已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廼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已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已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

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

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曰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

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達於旅舍問

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

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

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

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已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

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爲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破人

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孽請誅之而覽伺候

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

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案解惠棟曰儉既殺覽母因稱其生時罪惡此奏爲覽

所遮截不得上也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

詳見黨錮傳注

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召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召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

共音恭集解通鑑胡注共音龔姓諸

共音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

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

共矯詔召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

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

給塞具

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爲賽通用

賜瑠錢五十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

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爲中常

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

書朱雀闕

何人不知何人也

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

多殺黨人

案集解通鑑考異曰案時覽已死恐誤

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集解惠棟曰韓詩云

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

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

集解惠棟曰猛

琅邪人桓帝時爲

逐捕十日一會猛曰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

主名不立

不得書闕主名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曰御史中丞段熲代猛迺

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曰他事

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曰爲言迺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

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曰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

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弟皆爲公

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

妻有美色

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曰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

解錢大昕曰輿服志謂之伍伯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

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

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

忠

集解惠棟曰審姓春秋時有審友見管子前漢辟陽侯審食其

已爲朱瑀等罪惡所惑迺上書

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

五臣謂禹

稷契咎陶伯益也

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論語文也

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

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

桓思實后

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

實后

傳誅康及霸集解周壽昌曰案實后傳無誅康及霸之語此注誤先諫曰陳蕃竇武傳皆載誅康霸事章懷注誤記也

太傅

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

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踣省闕

撞音直江反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踣胡注與踏

同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

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

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

集解通鑑胡注九列九卿三司三公

不惟祿重位

尊之責而苟營私門

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皮剝小民甚於狼虎

多蓄財貨繕修第舍

連里竟巷盜取御水已作魚釣

水入宮苑為御水

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

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

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

食於上地震於下所已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已

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殷已中興見尚書也

近者神祇

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

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

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

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

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集解通鑑胡注忍謂含忍也隱忍也昔秦信趙高曰

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曰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人曰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曰不用宮之奇子家駒曰至滅辱

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曰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曰

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

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

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

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曰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

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

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曰答天怒與

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曰絕妄言之路章寢

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

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自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

人清忠奉公

集解王補曰宦官良善者止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明王安三人耳

靈帝時例封宦者

已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迺聽之因上疏陳事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已重天

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爲列

侯節等宦官祐薄

集解周壽昌曰案祐薄之祐恐應作祐蓋呂強原疏避安帝諱也

品卑人賤讒

詔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如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

誅

趙高指鹿爲馬而殺胡亥輟裂已車裂也

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

受茅土

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授是

開國承家小人是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又并及

家人重金兼紫

金印紫綬重兼言果積也

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

修厥德

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集解惠棟曰聿述古字通

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

陛下惑其瑣才

瑣小也

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

必加榮擢

集解汪文臺曰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謝承書云強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擇人反爲人擇官也

陰陽乖刺稼穡荒蔬

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

封事已行

集解通鑑胡注封事詔封爵之事也

言之無逮所已冒死干觸陳愚忠者

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

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

賦發繁數已解縣官

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羅穀已供之

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

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

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

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已齊

滕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

立君已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

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

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已使民民忘其勞悅已

犯難民忘其死

易兌卦彖辭

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

又承認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

瀆之館

集解惠棟曰案別部司馬張超集靈帝河間舊廬碑超之文也其辭曰赫赫在上陶康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

邇監平義皇中結軌平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

所基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閣

道丹階紫房金窻鬱律玉璧內瑤青蒲充庭朱草棲箱川魚踴躍

雲鳥舞翔煌煌大漢令德乾剛體効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

揚入荒三光宣曜四靈効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鳴鵲虞奏

樂鹿鳴薦觴工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疆 陛下龍

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

楚辭曰圓則九重營度之

圓謂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

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

相接丹青素壁

郭璞注山海經曰至似土白色音惡

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

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

矯正也佛戾也音扶拂反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佛作拂注同注扶佛

反轉不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穀梁傳曰

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振也與此正同振卽戾古通用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

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執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

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君如杆民如水杆方

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旼屬也音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

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农民之帛昔

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廢馬

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

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已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集解通鑑胡注蓋引論語迷邦之

蔡邕石經論語邦字皆作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

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

其領不肯爲用論大臣自恣王不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陸

下回受誹謗集解先謙曰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

忠臣哉今羣臣皆已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謂蔡

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集解惠棟曰邕集尚書詰狀自陳表曰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曰臣爲戒誰敢爲陛下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盡忠者乎

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

集解先謙曰陛下既已式序集解通鑑胡注式用也位登臺司而官本烈解外

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

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曰弭矣帝知

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猜私集解惠棟曰李善案字林云猜積也與音同許六切收天下

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曰爲所

獻希之導引也集解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尙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廢聚太僕之馬集解通鑑

胡注中廢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

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爲使姦吏

用巧私門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詔姑息自此而進日呂氏春

致富也秋云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迎姑與息

王補曰袁紀此下有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

自媒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舉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能也受試任用責目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尙書尙書舉劾

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尙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尙書亦復不坐責實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

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曰記過則不當學也

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曰

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目願陛下詳思臣言

正鬚眉身失道則無目知迷惑與此同也

不目記過見疵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

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

集解

通鑑胡注料音 帝納之迺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

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憚等遂共搆強云與

黨人共議朝廷數譴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竝皆貪穢帝

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

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憚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

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

焉時宦者濟陰丁肅集解惠棟曰肅濟陰句陽人與太傅胡廣為婚者也下邳徐衍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南陽郭耽汝陽李巡集解錢大昕曰巡官中黃門即注爾雅

志云中黃門李巡注爾雅三北海趙祐等集解惠棟曰袁五人稱

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曰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

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曰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

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

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
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
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

門忠曰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

與音預

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

集解官本

考證曰何焯校本中改內

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遷中常侍封列侯與

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

交通貨賂威刑誼赫

集解先謙曰官本刑作形

扶風人孟佗

佗音駝

資產饒贍與

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

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

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迺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

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曰珍玩賂之佗分曰遺讓讓大喜遂

呂佗爲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曰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

是時讓忠

及夏憚郭勝孫璋畢嵐栗嵩

集解惠棟曰孫憚云栗姓漢長安富室有栗氏力質切

段珪高

望張恭韓曄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

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山張鈞

集解

惠棟曰袁宏紀作中郎將鈞作均

上書曰竊惟張角所曰能興兵作亂萬人所曰

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

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

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曰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曰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

陽詔獄竝出家財曰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

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

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

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誨

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

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迺止明年南宮災集解

日續漢志云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靈臺災庚戌樂城殿門災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歡殿讓忠等說帝

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已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集解

錢大昕曰狄道非郡名當云隴西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

呵不中者因強折錢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

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

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

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

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諸價然後得去諸

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

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直字叔異潔白美髯容貌儼然鄉里奉之如神新除

已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已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

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

西園引司農金錢縑帛初積其中初滿也又遷河間集解先謙曰官本遷作還疑當

作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

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

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

侯臺永安宮也集解通鑑胡注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中有侯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迺

使中大人尙但諫曰尙姓但名集解通鑑胡注姓諸云師尙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尙子平先謙曰中大人見鄧

傳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潛潭巴曰

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集解惠棟曰張衡集注云鉤盾

下畔之蓋因此曰誑帝也令官主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

武闕蒼龍東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

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

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集解惠棟曰爾雅云罕施

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有兩轆服虔通俗文云水碓翻車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已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

四道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

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已忠爲車騎將軍

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已

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

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

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祗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曰嬖色取禍

妹嬉殷已妲己周已褒姒集解先謙曰官本代作世引劉效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錢大昕云三世當為三代章懷注范史

凡世字皆改為代已避唐諱宋已後校書者復改

正之此三代字蔚宗本文校書者不知而妄改嬴氏已奢虐致

災秦始皇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

之久矣商謂略至於聲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形餘之醜集解

曰官本形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

鑒其敝卽事易已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

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

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

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部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

真邪竝行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同惑昏幼迷瞽視聽

蓋亦有其理焉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

之間

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

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

謂實武謀

誅宦者反爲宦者所殺也

斯忠賢所已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

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已亦豈一朝一夕哉

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

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已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迺巷職遠參天機

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即

寺人之職也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

尙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

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終

後漢書七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八校補

宦者列傳闕者守中門之禁注鄭元注云官本注寺人掌女宮之

戒注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也官本注官是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注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柳

辰曰今新序作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注引異案然而有得焉

本書文苑傳下注及文選李注引新序仍與此同案得文苑傳注引我死之後官本注我作吾案毛本文苑集解

同文選注引作德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鞞至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也案何氏以貂

可作勃刁明傳文有誤惠氏據李善說史記以勃鞞為履貂則

勃可作履鞞可作貂明傳文非有誤然何校文選亦據今本史

記係作履鞞非作履貂已將李注貂上二字改鞞字則仍不謂

鞞可作貂也抑不思范書作勃貂文選亦作勃貂則貂非誤文

證一李善引史記文正欲通鞞於貂若史記本作履鞞引之於

義無取則貂非誤文證二又文選報任少卿書李注亦云史記

履貂曰可知唐本史記實作履貂則貂非誤

文證三似不得謂貂可通刁必不可通鞞矣

則豎刁亂齊注刁即貂也音彫官本注無伊戾禍宋注而騁告公

曰至乃亨伊戾注聘原譌聘亭原譌亭均依左傳文正官本不誤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案小乃之之譌各本皆未正

若夫高冠長劔注又曰撫長劔兮玉珥兮原譌金據楚辭正官本注不誤

土木被緹繡注土木衣綺繡官本注土木作木上案文選李注引前書亦作土木今漢書東方朔傳則

作木土木衣綺繡官本注上字蓋仍土之譌

然曰暴易亂亦何云及注不知其非官本注末有也字

鄭眾傳封爲鄴鄉侯注鄴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鄴鄉

官本注鄴皆誤剿集解洪亮吉曰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柳從辰曰今說文注

本作南陽惟棘誤爲棗段玉裁已訂之棗陽乃隋縣名非漢所有

蔡倫傳封爲龍亭侯注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柳從辰曰水經

河水注漢水東歷上潯而逕於龍下有邱郭墳墟舊謂此館爲龍下亭從辰攷其地卽北魏龍亭縣故城唐爲洋州興執縣

名興執縣今漢中府洋縣治倫墓在其地蓋龍下亭一名龍亭今案後漢宦官自鄭眾以功封鄉侯始有鄉亭之封尙無

縣侯也柳謂龍下亭一名龍亭以北魏名縣為龍亭證之其說
可信然在漢世仍是亭名非縣名倫所封亦仍亭侯非縣侯章
懷乃以北魏之龍亭實為大誤

飲藥而死

柳從辰曰一統志倫墓在今洋縣東三十里

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倫死在

安帝初年

柳從辰曰初年上應補親政二字時安帝即位已十五年矣

孫程傳於是遂定

案當時使非有馬詩格殺樊登歸營屯守郭鎮力禽閹景因令御史收顯等送獄則事不能即

定順帝非惟不得立且陷死於諸閹之手矣諸閹舉大事不與外庭脅謀以帝為孤注也史著事所由定明功不在諸閹

彭愷為西平昌侯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

錢大昭曰

今本郡國志無此縣而西平昌三字雜入後樂安國注中通鑑胡注遂直認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乃知其誤已久今案前志千乘郡班注但云高帝置與西平昌無涉且縣不可以為郡續志注中此三字明係誤衍蓋本上平原縣名也惟平原本止九城兼數西平昌則為十城是九字亦後人誤改矣

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注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

官本注未有也

字陳予為下雋侯注下雋縣長沙郡

案注縣下脫屬字

而分程半案文程下少一國字

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侯康曰陽嘉中無此詔永和三年有之通鑑考異謂此傳誤以永和為陽嘉是也

曹騰傳字季興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中興

次子叔興騰字季興案此引續漢書騰父名萌與類聚九十四所引合魏志注引續漢書則云騰父名節

字元偉萌節形近莫詳孰是也

於斜谷間錢大昭曰魏志裴注引續漢書斜谷間作函谷關

單超傳案此傳實五侯合傳傳目恆懷不平官本懷作有

金銀蜀玃施於犬馬柳從辰曰前書東方朔傳狗馬被積罰顏注蜀織毛也即玃之屬

辜較百姓柳從辰曰孝經蓋天子之孝也疏云蓋者辜較之辭辜較猶梗概也案此以梗概說辜較即概論之義史記汲

鄭列傳索隱云辜較亦作酷推即後張讓傳所謂辜權財利是也惠用其音知亦主其說

曹節傳其本魏郡人錢大昭曰其下疑脫先字

長樂謁者騰是等案字書有騰姓莫詳所出

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

案皆都鄉侯也

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案邑下蓋脫至字此并前六百戶合爲三千戶也否則下文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

不止七千六百戶矣

呂強傳再遷中常侍

官本侍講待

節等宦官祐薄

官本薄誤簿

西園引司農之藏

官本藏作臧案上文私臧下文亦作私藏臧藏古雖通作但文字不一律

張讓傳

案亦張讓趙忠合傳

十分雇一

官本文注雇皆作顧

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注高臺榭則下畔之

官本注畔誤半

又遷河間集解先謙曰官本遷作還疑當作於

謹案御覽九十二引續漢書亦作還

帝雖由河間入承大統然天子無外言還固不如言於也

又鑄天祿蝦蟇

注見靈紀

三代呂嬖色取禍注夏曰妹嬉

官本注妹作末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

案如單超承旨誅梁冀張讓委罪已誅之王甫侯覽及使尙但止帝登高皆是注以

良賀對不舉人爲說似於飾巧亂實未合

亦豈一朝一夕哉注由辯之不早辯也

官本注辯作辨與今本易文合

蓋言慎也

官本注蓋作亦

初言履霜而堅冰至者

官本注者誤有